



邓蔼梅感性系列

晚

云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晚 云

(台湾)邓蔼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王 艳

晚 云

(台湾) 邓蔼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-80605-362-X/I·310

定价:11.80 元

内容提要

海伦是个美丽、漂亮的女孩子,时值豆蔻年华,而她却丝毫没有体味到少女的幸福和愉快,家庭使她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父亲瘦小、怯懦,母亲丑陋、凶悍,父亲无力的袒护掩饰不了母亲的仇恨。家庭的不幸使她自甘堕落,男友纪昌家的出现使她在堕落的边缘爬上了岸。一次郊游,使她邂逅一美丽少妇,面貌、性情的相似缩短了她们之间的距离,父亲在迫不得已之下,道出此乃海伦生母的隐情,海伦此时才领悟到母亲恨她的缘由,此乃上一辈的情缘之谜。

心不甘，情不愿的，宋海伦将那一大堆油腻腻的碗碟洗净擦干，放进了碗橱。经过客厅时，她低低的说了一句：“妈，碗都洗好了，现在可没有我的事了吧！”

“没事了！”宋太太不耐烦的挥挥手，眼睛仍注视着电视的荧光幕。“明天就要月考了，回房好好去念书。”

“是。”宋海伦扮了个鬼脸，坐在角落里看报纸的父亲抬起头，朝她挤挤眼，彼此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她溜进了自己房间，她知道要是她在客厅里多留一两分钟的话，妈妈又得扯开她的破锣嗓子骂个没完了。

宋海伦不是个好学生、好女儿，她觉得她的坏一半是被母亲骂出来的。

在这个家里，母亲是一家之主，她支配一切，统治一切。私底下，海伦认为自己是父亲的女儿。她和母亲之间有一道永远也不能跨越的鸿沟，她相信父亲是百分之百的爱她，对母亲则不然。她甚至怀疑母亲是个不懂得爱，也不需要爱的女人，不但对她，就是对父亲，母亲也总是冷冷淡淡的。她不明白父亲怎能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二十年的？父亲和母亲完全不同；父亲热情、幽默、乐观，他的个子高高的，几乎有一八〇公分，她不知道年轻时候的父亲是个什么模样？现在

的父亲在外表上并不算难看，五官端正，虽然他的脸上有无数的小洞洞，就像橘子皮一样，是新鲜的橘子皮，可不是风干的橘子皮。母亲又瘦又干又小，却有过人的精力和粗大的嗓门。数落起她来，能几个钟头没完没了，打起麻将来能两天两夜不下桌子。

女人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吗？尤其是结了婚的女人。

“别胡思乱想，念书第一。”宋海伦对着镜中的自己说。她有个毛病，就是爱照镜子，连念书时也不例外。为这，不知挨了母亲多少骂，有时她觉得镜中的自己是相当美的，那双黑黑亮亮的眼睛，挺秀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健康的肤色。在公共汽车上或冷饮店里，她比班上那些女孩子都要有吸引力。这使她暗暗得意和骄傲，可是有时候她又十分不满意自己，她的头发太短，缺少那份飘逸和柔美，这怪不得她，学校规定不准留长发，那个胖胖的女教官，对同学的头发检查得非常严格，长一公分都不行，她的剪刀是绝不留情的。有一次她头发超过了长度，女教官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拿起大剪刀把她的头发胡乱的剪了一遍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剪得比狗啃的还要难看，还不如把她的头发剃光算了。为了这件事她把女教官恨透了。她曾当着同学的面，咬牙切齿的说：“大婶婆，我看她能神气到什么时候？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她，我要报复，报复！”

她报复的机会并没有来到，对其他的女同学却收到了警戒作用，她们乖乖的按规定剪头发。宋海伦的教训还不够吗？谁愿拿自己的头发当试验品？下次说不定比老鼠啃的还要难看。

“大婶婆”是宋海伦替女教官起的外号，女教官本来是姓

胡的，她长得矮矮壮壮的，那双眼锐利如鹰眼，行动却不灵活，海伦擅长替老师起绰号，她给前额秃了大半的国文老师起个绰号叫“山顶洞人”，真是令人叫绝。

“山顶洞人”很喜欢宋海伦这个女孩，他觉得海伦比班上所有同学都聪明，就是不用功，海伦该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。但是，不知道她脑子里每天打的是什么主意。海伦犯过了，“山顶洞人”总是第一个替她讲情，那次头发被女教官修理后，海伦无限委屈的跑到“山顶洞人”住的宿舍里，见了老师还没有开口，眼泪就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了下来。“山顶洞人”连忙放下手中的红笔，急急的，但仍不失幽默的问：“海伦；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世界末日到了吗？”

“你看，大婶婆把我的头发剪得跟狗啃的一样，我还能见人吗？还能见人吗？”宋海伦摸着头发，伤心的说。

“噢，我怎么不知道教官还兼理发师？胡教官的理发技术是差了些，谁发给她的营业执照？你为什么让她替你理发？没有理发费？我可以借给你，不算利息的。”山顶洞人偷瞥了宋海伦一眼，这个孩子外表倔强，其实内心也是很软弱的，看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，就为了那头短发？

“不是的，是我的头发超过了长度，其实只超过一点点，她就那么小题大做，我知道大婶婆对我有成见，她恨我，恨我比她漂亮，更恨我不顺从她。”宋海伦总算止住了眼泪说。

“老师怎么会恨学生呢？胡教官对你们也许严格了些，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其实我是很尊敬胡教官的，她的全部精神都放在学生身上，谁能像她那样牺牲？”

“但是你和她可谈不来，”宋海伦看着“山顶洞人”。“真正值得尊敬的是你，你本可以过舒舒服服的日子，你的孩子

都大了，也都有成就。即使要教书，也有资格在大学里教，不必窝在中学里，是不是？老师，有时我觉得你像个父亲，当我不快乐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你。为什么胡教官不能有你一半好？你说她把全部精神都放在学生身上，她牺牲，她伟大。可是……你不知道她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有多大？我觉得她几乎有点变态，因为她没有结婚，她没有爱，她没有寄托，有时我恨她，有时我也可怜她。真的，老师，不止我一个人怕她，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怕她，我做梦都梦见自己在逃避她。”

“海伦。”“山顶洞人”深思着说，他不忍心责备海伦，她说的是真心话，海伦的坦率正是她可爱的地方，她似乎缺乏些什么，他希望能帮助她弥补她的缺憾，他的孩子都大了，又不在身边，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他们不再需要他这个老爸爸。虽然老大老二在信中都提过要接他到美国去住，但他到美国去做什么？再说他还没有老到要儿女奉养的地步。孩子们的妈死得早，他身兼严父慈母，如今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天地，他总算了却一桩心事。他不教书日子也过得去，他教书纯是为了排遣寂寞。海伦却说他值得尊敬，为什么学生们都不谅解胡教官？她的方法错了吗？真要是那样，她的苦心岂不白费？看样子他该找个机会和胡教官谈谈才好。希望胡教官能接受他的意见。“我希望你能试着去了解胡教官，试着去接近她，相信我，胡教官对你们是绝没有恶意的。”

“见她的大头鬼，”宋海伦一急粗话就出了口。“我的头发问题还没有解决呢！想到头发我就冒火，大婶婆该下十八层地狱。老师我这样子怎么去挤公共汽车嘛！”

“女孩子该文雅点，”“山顶洞人”看着海伦的头发。“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我就权充一次理发师，替你剪漂亮些，当

然，你的头发会变短些了。”

“好，老师，我信得过你。”海伦仰起脸说。她的眸子里又有了光采。

“我去找剪刀。”

“山顶洞人”小心的替海伦修头发，他的技术虽不算好，总算把海伦头发剪出了个样子来。

海伦望着镜中的自己伸伸舌头说：“这一下我像个男孩子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？”“山顶洞人”得意的说：“一个漂亮的小男孩。”

“是吗？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男孩子，受的限制永远不像女孩子那么多，他们高兴上哪就上哪儿去，他们可以到海边去钓鱼，到山谷里去野餐，到原始森林里去打猎，到酒馆喝酒，到弹子房打弹子，他们可以几天不回家，随便在哪里过夜都成。女孩子啊！回家晚点做妈妈的就盘问个不休，疑神疑鬼的，就像上次我在路玲玲家过了一夜，妈的样子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。我最恨母亲不信任我，我好像是她的眼中钉，我故意跟程晓云他们在一块儿玩，就是要气气妈妈……”

程晓云是“蔷薇帮”的老大，她起码换了五个学校，现在被开除了，在一家补习班混。晓云的外形一点也不像个领导人物。瘦瘦的，黑黑的，两个眼球像玻璃弹珠，瞪起人来真像要弹出来似的。晓云的哥哥程凯平名气比她更大，是“飞虎帮”的老大。晓云的本事大半是从哥哥那里学来的，蔷薇帮和飞虎帮平日井水不犯河水，有时也联起手来做坏事，抓到了大头好好的宰一顿，以便混吃混喝。宋海伦没有正式入帮，要是她入帮程晓云的宝座就保不住了，她觉得自己比晓

云更有领导能力，更会动脑筋耍花样，要她臣属于晓云，连门儿都没有。

“海伦，”“山顶洞人”正色道：“这样说你母亲是不公平的。”

“有什么不公平？”海伦从椅子上跳下，拿起一块毛巾用力的拍打着颈后的碎发。“她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我，我有时怀疑她不是我的母亲，在容貌上，在性格上，我没有一处像她，有时爸爸跟我比较亲热，她就生气，母亲怎么会嫉妒父亲对女儿的爱呢？小时候她常常捏我，捏得我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十之八九是因为爸爸，她就是看不惯爸爸疼我。对了，上个月她还捏了我一次，就在大腿上，你看，还有伤痕呢！”

宋海伦撩起裙子让“山顶洞人”看，果然，在她那白嫩的大腿上有一道道的指痕。“山顶洞人”的确不了解宋太太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女儿？海伦是她的独生女啊！他只得温和的说：“海伦，或许你妈妈是不愿你爸爸宠坏了你，她总是爱你的。”

“或许吧！”海伦无奈的耸耸肩。“那真是一种痛苦的爱了。老师，我要回家，谢谢你。”



在海伦的感觉里，除了父亲，就是“山顶洞人”最关心她，也最了解她。她还不想完全变坏，甚至于想做个淑女也是为了他们。

她做梦都想不到“山顶洞人”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。当她得到消息，赶到医院时，“山顶洞人”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她那时恨透了上帝，为什么像“山顶洞人”这样的好人会死得如此凄凉？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，连他最钟爱的儿子和女儿都来不及赶回见他最后一面。

“要是早点送医的话，他是有救的。”事后医生说：“像他那种年纪的人不该独居的，他有心脏病，还有不轻的糖尿病。”

“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有病，我们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健康的老人，他那么健谈，那么和蔼，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死了，”宋海伦哭着说：“他对我太好了，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去报答他了，噢，老师，老师……”

宋海伦的胆子不算大，但那天晚上她却守了一夜的灵，可见她对“山顶洞人”的感情了。“山顶洞人”下葬的那天，她穿了一身黑衣，头上披着黑纱，她那种悲伤和肃穆的表情，连“大婶婆”都为之感动。

有一段时间，宋海伦似乎安静了下来，放了学就回家，帮母亲洗洗碗扫扫地，陪父亲下下棋种种花，晚上看书看累了就在院子小立片刻，有星光的晚上，她静静的站在窗前，遥望着远处灰暗的大山，因为在那山顶上长眠着像父亲一样爱她，和她最依赖的“山顶洞人”。

“真快啊！老师去世已经四个多月了。”宋海伦合上国文课本自语着说。

接替“山顶洞人”的沈老师是刚从K大研究所毕业的，年轻有为，仪表非凡，好多女同学暗暗把他当做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只有宋海伦例外。她本能的排斥他，她觉得唯有“山顶洞人”才有资格站在那讲台上，沈老师的学问修养怎能及得上“山顶洞人”的十分之一呢！尤其讲起古诗古词来，“山顶洞人”更是显得逸兴飞扬，听者也会觉得韵味无穷，她

永远记得“山顶洞人”在去世的前两天还为她们讲解了一阙李后主的“破阵子”。她很快的熟记了这首词：

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梦，几曾识干戈。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销磨，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，挥泪对宫娥！

“山顶洞人”告诉她们“沈腰”是形容瘦，“潘鬓”是形容老，又说了“几曾识干戈”之“识”字最妙，意思是说，爱好和平的江南人从来不了解战争，更没有经历过战争。开首两句，四十年和三千里对举，包含了悠长的时间和广大的空间，这种硬性的笔调，在五代词里，尚属初见。

除了国文明天还要考英文，英文是最令她头大的一门功课了。她把英文的发音都注上了国音字母，这样一来，她永远没法把英文念得准确了。譬如她把 English 注成“阴沟里死”、this is true 注成“你死你出去”。每次路玲玲拿起她的英文课本，都要笑个半死。宋海伦放下了英文课本，想起路玲玲说今晚要打电话给她的。她们打电话倒不是真有什么事情，而是为了调剂精神，整夜坐在灯下看书真够烦人的。当初装电话无非是为了宋太太找麻将搭子方便。海伦打电话要趁母亲不在的时候打，否则母亲就唠叨个没完：“像你这样左一个右一个电话打个没完，这个月的电话费又得超过规定，要是没装电话，难道你就活不成了吗？穷骚包。”

“其实电话都是你在打，我一个月一共打了几次嘛！冤枉。”海伦小声嘀咕着。

“哦！说你两句就冤枉你了？”宋太太双手插腰，怒气冲天的说。

“算了，美芳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！大声嚷嚷的让左邻右舍

听了多不好意思。”宋先生低声下气的说。

“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哼！你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将来叫你不好意思的事可多着啦！”宋太太恨恨的说。

“海伦，你进屋去吧！”宋先生示意女儿，他知道再吵下去，难免有一场风暴发生。

海伦撇撇嘴，挤挤眼，躲进了自己的屋子。她是导火线，没有她在场，爸妈的架是吵不起来的，她巴不得爸妈狠狠的吵一场甚至打一架，她好看热闹。可惜爸爸是老好人，他们吵不起来更打不起来，要是爸爸真不让妈的话，她保险母亲一定使出那套绝招来，一哭、二闹、三上吊。

哭闹可能，上吊是绝不会的，她知道母亲比谁都怕死。上次母亲子宫长瘤，医生要她住院割除，她就疑神疑鬼以为自己患了子宫癌，紧张得像世界末日到了似的。

路玲玲的电话怎么还不来呢？海伦竖长了耳朵，打算等路玲玲的电话一来，就冲到客厅里去接，至少要在母亲挂断以前抢过听筒。她最不能原谅母亲的，就是母亲的专横和不讲理，每次她的电话落到母亲手中，宋太太不是“啪哒”一声挂断了电话，就是教训她的朋友一顿：“海伦要念书，你没事别乱打电话来打扰她。”

母亲说谎，她并没有在念书，就是念书也不会耽误那几分钟的，母亲太不尊重她的人格了，逢到这种情形，海伦总是左猜右想不知谁打给她的电话？找她有事吗？或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她？要是她的母亲有路玲玲的母亲一半好她就心满意足了。路玲玲在家别说洗碗，就是连她自己的手帕内裤都是妈妈替她洗好叠好的，玲玲的五官没有她生得好，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，但是玲玲保养得法，皮肤白嫩得像掐

得出水似的，那都得归功于路妈妈，路妈妈每天给玲玲预备新鲜牛奶，新鲜果汁，牛奶和果汁都是保养皮肤的圣品。古时候有个什么艳后据说就是洗牛奶羊奶浴的。她呀！偶尔用两片柠檬或切两片黄瓜敷敷脸好使自己皮肤白嫩些，母亲就数落个不停：“一天到晚就想漂亮，其实我的大小姐呀！她生得算是漂亮的了，眉是眉，眼是眼，鼻是鼻，可是你缺少女孩子该有的几分秀气和文静，你怎么不跟路玲玲学学？学学她的秀气和文静，真正漂亮的女孩子是秀气和文静的女孩子，一个像太妹像野马一样的女孩子，任谁看了也美不到哪儿去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跟路玲玲学？她太没有个性，柔柔弱弱的，三拳两腿就被人摆平了……”海伦还想说下去，一看母亲的眼里冒出了火，伸伸舌头扮个鬼脸拔腿就逃，身后传来母亲大声咒骂她的声音，她又是难过又是得意。难过的是她有这样的母亲，得意的是母亲再厉害也跑不过她。

她跟路玲玲是完全不同典型的女孩子，她不懂为什么跟路玲玲比较接近？因为她们同样不太快乐吗？路玲玲的不快乐是路妈妈替玲玲做得太多，她的不快乐是妈妈为她做得太少。有一次路玲玲叹口气说：“唉！要是我们两个人的妈妈折衷一下该有多好。”

“玲玲，你妈妈把你当做掌上明珠，我妈妈把我当做眼中钉，反正你比我强多了，你有什么不满足的？”

“我总觉得自己缺少什么，我真希望有一天去过完全独立的生活，试试自己的能力。”

“别试了，玲玲，”海伦轻蔑的说：“你是一天也离不开你妈妈的，记得上次露营的事吗？只不过离家两天，你就哭了

两晚上，想妈妈。我啊！真巴不得每天露营，永远不要回家，让我告诉你吧！玲玲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只不过是到了寂寞的十七岁，有着十七岁的烦恼而已。”

“难道你不是十七岁吗？”玲玲无力的反驳她，私心里她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有海伦的几分胆量，而不是一只永远缩在壳里的蜗牛。母亲加在她身上过份的关注和爱，就如那层壳一般，使她失掉了在风雨中奋斗的勇气。海伦曾离家出走过好几次，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，竟然没有饿着冻着，若是换了她，早就吓得三魂去了二魂。

“我觉得十七岁永远不属于我，十七岁该是闪着青春和快乐光芒的年龄，两者我都没有。”

“至少你有青春，你浑身充满了活力，有活力不就代表青春吗？”

“玲玲，你这句话说得倒还中听。”海伦眉开眼笑了。

她们也有闹不愉快的时候，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反目，两人整整半个月没说一句话。

客厅的电话铃声终于响了，海伦丢下课本就往客厅跑，但是运气太坏，还是被母亲抢了先。她听到母亲没好气的问：“你找哪一位？海伦？海伦没空接电话。”

海伦跳过去想抢过母亲手里的电话筒，太迟了，宋太太无情的，重重的挂断了电话。海伦瞪视着母亲，她觉得自己忍受得已够多了，为什么母亲这么不尊重她？为什么母亲不把她当人看？她再也不能忍受了。她的怒火中烧，她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，她大声的、尖锐的叫：“妈，你没有权力挂断我的电话，你没有权力替我做决定，你听清楚！你没有权力，你没有，你没有……”

宋太太被海伦突如其来的火气吓呆了，愣了一分钟，她扬手给了海伦一巴掌。这个丫头竟敢用这种态度对待她？她不是疯了，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她得好好教训她。

“你也没有权力打我，你没有……”海伦极怒，索性撒赖又跳又叫的。

“我倒要看看我有没有权力打你，”宋太太逼近海伦一步，一只手抓住海伦的头发，一只手在海伦左右颊连打了十几下，海伦不躲也不求饶，她的眼光恨恨的看着宋太太，那眼光比冰还要冷，比铁还要硬，宋太太不由得垂下了手，那眼光使她害怕了。

“为什么不打了呢？打啊！打到你打不动为止。”海伦昂起脸来挑衅的说。

宋太太气得浑身发抖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在隔壁下棋的宋先生闻声赶了回来。他看看女儿，又看看太太，才小声的问：“美芬，干嘛又发这么大火？”

“发火？我快要被你的宝贝女儿气死了，”宋太太总算喘过了一口气，张牙舞爪的扑向了丈夫。“你自己问问她看，她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？哪像晚辈对长辈……”

“你没有做长辈的样子，我又何必尊敬你？好，妈，你打醒了我，也许我早该知道你根本不是我的母亲，你不配做母亲！”海伦用手抚着发烫的双颊高声说。她觉得疼痛的不是她的脸，而是她的心，她的自尊。

“海伦。”宋先生望向女儿心疼的说。他真想把女儿拥在怀里替她抹干眼泪，安慰她受创的心灵。他知道海伦受了委屈，多倔强的孩子，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虽然她想把眼泪逼回去，但是，还是流出来了两三滴，他正伸开双臂时，看

见了妻子冷然的目光，他把手缩了回去，改换口吻说：“你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对待母亲，长辈总归是长辈，海伦，跟你妈道歉……”

“道歉？”海伦的眼泪如雨般的落了下来，连父亲都不敢袒护她，这个冰冷的家，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家，她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她傲然的说：“该道歉的是她，这才算是公平的。”

“你这个孽种，你想活活的气死我，你给我滚，滚，滚得远远的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……”宋太太的手指着海伦的鼻子说。

“滚就滚，有什么了不起。”海伦说完扭头就朝屋外跑去。

“海伦。”宋先生叫着女儿。

海伦没有回头，她知道要是她回头的話，她可能被父亲的眼光软化而回去。她离家出走最焦急的是父亲，每次她重新回家都是为了父亲。父亲年纪大了。她不愿意他太伤心，有一次她悄悄的溜回去，只不过想看看她的老爸爸在做什么。那次她记得很清楚，父亲一个人站在窗前，天黑了，他就一直站在黑暗里，她知道母亲八成打麻将去了，她想给父亲一个意外的惊喜，于是她踮着脚尖悄悄的绕到父亲身后，冷不防的用她的双手蒙住父亲的眼睛。她的手碰到了冷冷的、湿湿的东西，爸爸哭过了，是为了思念她？思念她这个任性而倔强的女儿？她本来预备大叫一声吓吓爸爸的，她喜欢看爸爸又惊又怕时的表情。可是……她终于放下了手，低声的说一句：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海伦，你可把爸爸急坏了。”宋先生激动的转过身，拥住女儿的肩膀说。

“爸，你都好嗎？”